

这种观点的局限性。

[收稿日期] 2012-06-01

[作者简介] 何源远(1986~)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博士生 ,电邮 happyhyy@gmail.com。北京 100871



作为思想的西藏宗教 ——评《西藏宗教之旅》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2)03-0120-04

● 吴银玲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志码] E

西藏的文明以其特有的魅力不断吸引中外学者 ,催生出藏学这样一个国际性研究领域。而在国际藏学界 ,意大利藏学家图齐(Giuseppe Tucci ,1894~1984)绝对是不容忽视的人物。他曾先后八次进入西藏实地考察 ,撰写出专著十余部 ,论文一百多篇。而在这些作品中 ,《西藏宗教之旅》(1970)^②从一出版就轰动了藏学界。这本书图文并茂 ,分七章论述西藏的宗教。从叙述的内容来看 ,这七章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五章为第一部分 ,集中论述西藏佛教 ,分别介绍了西藏宗教的起源、前弘期及后弘期佛教、西藏喇嘛教的特点、主要教派的教理、僧侣的寺院生活以及宗教节日 ;后两章则是第二部分 ,论述西藏的民间宗教和苯教。这样的章节安排体现了图齐比较宗教学的视角以及他对西藏佛教不同教派教理的重视。

对藏传佛教一知半解或者毫无所知的人 ,初读《西藏宗教之旅》 ,对于图齐详细阐述的西藏喇嘛教多种教派以及受度、灌顶等仪式 ,肯定觉得难以理解。只有像图齐那样沉浸在藏传佛教的教理中 ,“对宗教和神秘体验更怀有由衷敬意的学者”^③才能对这一切信手拈来。

① 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90.

② [意]图齐,耿昇译.西藏宗教之旅[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该书原名为《西藏宗教》,也有学者翻译为《西藏宗教史》,最初于1970年以德文出版。

③ 魏正中,萨尔吉编译.探寻西藏的心灵:图齐及其西藏行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在图齐的叙述中,宗教从来就不是脱离社会政治、经济而存在的。佛教不是西藏本土的宗教,传说佛教在吐蕃的首次传播应该归功于松赞干布赞普以及他的两位王妃——尼婆罗公主和文成公主。无论传说怎么叙述,图齐找到巴俄祖拉陈瓦书中保存下来的墀松德赞以及墀德松赞的敕旨,推论出吐蕃对佛教的支持政策是在墀松德赞时期才达到高峰的。他有趣地指出,当时赞普应该受制于苯教僧侣以及贵族,而且吐蕃也处在汉地佛教和印度佛教两边拉扯的状态之中。由此可见,整个佛教传入运动的推动者都是上层。墀松德赞对桑耶寺的布施被人广泛模仿,此后向僧侣布施、修建宗教性建筑成为了积累功德以获得解脱的方式。寺院因此积累了大量财产,使得国家失去了人力、财力,这也是导致朗达玛灭佛的政治经济原因。再说回来,亲印度派的寂护与汉地教派在教理、修习内容上存在巨大分歧,汉地禅宗宣称修习无益,积累功德并不能获得解脱,而寂护则宣称必须进行长期修习才能获得菩提心。原本偏向汉地上师的赞普似乎转而支持亲印度派,于是禅宗信徒减少,印度方面取得了优势。不过,作为过渡,图齐认为在前弘期的佛教教理方面已经出现了各个教派的萌芽,而且佛教传入西藏之后混入了各种思想,并很好地吸收了吐蕃的巫术仪轨以及苯教思想。

图齐在第一章为全书搭建了一个政治、经济、宗教共面性发展的框架,为后面的叙述埋下伏笔。在朗达玛灭佛之后,在西藏西部阿里,尤其是在古格王国,仁钦藏卜开始建造僧伽蓝以及开始译经,掀起了佛教复兴运动。大师们为了防止对经文的随意解释,创设了师徒直接传授的密传原则,而且他们看到了吐蕃人酷爱巫术的心理特征,因此保留了咒语传统。他们中的一些人被称为“善知识”或“格西”,形成教团。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与印度成就派相关的吐蕃苦行者的苦修主义。随后一系列大寺院建成,比如夏鲁寺、热振寺、萨迦寺。原本的大家族与寺院的寺主利益结合在一起,开创了吐蕃大家族修建大寺院的历史。元朝统治时期,萨迦巴的八思巴为忽必烈举行了“喜金刚”仪式,八思巴由此获得了对吐蕃的统治权,也开创了中原王朝对西藏政权形式上册封的历史。

图齐称西藏的佛教实际上是以喇嘛教为代表的,大概在15世纪末就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教理结构和仪轨。当然这些教理和仪轨在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吸收了很多吐蕃本土的巫术仪轨和守护神,从而表现出混杂的状态。这种思想的混杂体现为喇嘛教存在着多种教派,图齐认为这些教派可以按照大师、寺院或者神话传说来分类。他叙述了属于不同教派的宗喀巴、八思巴、布顿等大师的贡献。吐蕃各教派之间既存在历史继替关系,又存在对立混合的关系。吐蕃历史一直在掌握地产的大家族的分裂与统治家族的统一愿望之间摇摆,在寺院组织崛起成为政治经济组织之后,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权合一的趋势开始了。图齐叙述了达赖封号的由来。以黄教著称的格鲁巴教主索南嘉措获得了阿勒坦汗册封的达赖喇嘛封号,并将这一封号向上追认。除了达赖喇嘛之外,在扎什伦布寺出现了另一位重要的宗教头人,那就是班禅。在五世达赖喇嘛之后,最高权力就体现在达赖喇嘛身上。

尽管图齐叙述了不同教派之间的教理差别,但是他认为“各特定教派之间存在的分歧始终都不太深刻……这些分歧大都出自于救度祈祷法的某些方法、理论上的备修期、偏爱于某种宗教经典或解释由所涉及的密教经典透露的方式等。”^①这些教派教理的出发点就在于存在苦厄,人类向往排除苦难而达至解脱。解脱之法就是向佛法僧寻找庇护,接受中观学派观点的大乘以及龙树的“他空见”,这种可靠性都表现在“资粮道”、“交合之道”、“见道”、“静修之道”以及“无学”这五种路线的宗教体验上。图齐认为曼陀罗乘类似于西方的诺斯替教派,它们都实施一种心醉神迷的意识。接下来他叙述了曼陀罗乘的四净及其感受。对于新教徒来说,必须经过灌顶才能剔除各种不净。灌顶分为容器灌顶、秘密灌顶、智慧灌顶以及语言灌顶。图齐继续分析了法身、幻身、智慧身以及心与光明问题。在分析了这些基本教理问题之后,他才论述觉囊巴、噶举巴、宁玛巴以及断教派这四种教派的实质教理。断教派断言在灭除苦难之后也会涤除思想上的污染,这与其他教派相对立。断教教徒总是幻想凶恶的神祇,他们的仪式常常在坟场、陈尸处完成。完成仪式需要一根人胫骨做的笛子以及萨满手鼓等法器,这让他们成为巫师僧侣。

① [意]图齐,耿昇译,《西藏宗教之旅》[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55.

图齐认为“西藏的一整部政治和文化史都是在寺院中决定和形成的”^①，所以有必要考察寺院中的僧侣等级和寺院生活。“在僧侣之间存在的不同一致性一方面是由于对神咒、仪轨和密教修习，另一方面是对经、经文中记载的佛院之神谕的重视程度的不同而造成的。”^②僧侣的全部生活都受有规律地重复仪轨条文和实践的支配。宗教活动是由诵经和仪轨程序组成，目的在于讨好某尊神，或是有助于神的成就。具体到每一天，早晨7点钟，僧人需在度母坛城静修冥想并诵经，9点钟，在广场举行说法或学术讨论，在午后2~4点，在自己的僧房学习，在下午6点，参加集体信仰活动，6~10点，停止学习，10点半时须就寝。而在一年当中，僧侣在夏天三个月要留在寺院内，在宗教节日里，僧人可以为地方民众举行仪式。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寺院需要管理机构，不仅负责僧人的戒律、学习，还要负责寺院的经济。在礼拜仪轨、研究与口头辩论等常规活动之外，节日与宗教仪式总是推动僧侣们的生活。节日应分为喇嘛的节日与世俗之人的节日两种。西藏重要的节日为一月十日至十五日、四月七日佛诞节、四月十五日菩提进入涅槃节、六月四日第一次讲法节，这些节日与佛陀一生不朽的事件有关。在这些节日之外，不同教派还有自己特殊的节日。还有一些节日是吐蕃原本就有的，比如驱魔的节日。除了在寺院修习之外，还有一类隐修者，他们独自生活在隐修处或者远离寺院的山洞当中。

图齐在叙述西藏佛教的时候，不断强调这种外来宗教与当地民间信仰的融合。他在第六章具体阐述这种民间宗教。图齐说西藏人在某种意义上生活在一个多种奥义的社会中，他们从童年时代起就熟悉史诗之中的英雄、神魔以及守护神。按照宇宙三分，这些守护神分布在天界、地界以及中界（梵种、天神、虚实族类、妖精、下界族类、龙）。这些守护神悉数进入了西藏佛教的万神殿，尤其体现在莲花生大师除妖降魔的传说故事中。不过，图齐反对将这种民间宗教称为“人间宗教”，西藏的民间宗教不限于神话、仪轨以及对守护神的虔诚态度，它也是宇宙起源论及其传说、特定的集团和家族的世系传说等的协调行为。^③在人类面对神魔时只会出现凶吉这两种预兆。因为西藏的神分为白色的善良者与黑色的畏怖者，人类为他们举行的仪式要么是追求幸运吉祥，要么是驱除疾病不幸等。图齐还叙述了西藏人的驱魔仪式，比如幻网、牙斯、祭坛法物以及退灾仪式。对西藏人来说，比起驱魔，更重要的是持久的防御，因此他们认为神灵居住在人类的右肩、右腋窝、左腋窝，甚至心脏中，而家宅更是居住着灶神、内神或家神、仓库神。家内空间是安全的，其外则是危险的。西藏人如何看待灵魂与死亡呢？灵魂可以离开身体到处游荡，举行招魂仪式可以召回灵魂。他们相信灵魂具有固定的外形，在人身上除了灵魂之外还有生命息，死亡则是灵魂与身体分离的结果。

最后，图齐才谈苯教问题。苯教从佛教那里获得了很多教义和思想，但是并没有在佛教的遏制下消失。苯教的许多经典诞生较晚，在借鉴了佛教的情况下苯教形成了自己的《甘珠尔》和《丹珠尔》。苯教不仅吸收了佛教的思想，还吸收了来自汉地与印度甚至勃律和象雄的教理。苯教将人的一生划分为自我存在、作为活跃者存在以及生灵自我发展三个阶段。随后，图齐详细介绍了苯教的神谱、神山、有关宇宙起源的神话、苯教的发展阶段、苯教徒的工作分工、九乘等。“苯教世界是在神统世系、宇宙起源论、世系谱和驱逐与之有矛盾的或敌对的神灵之间变化的”。^④

图齐洋洋洒洒的大作《西藏宗教之旅》以庞杂、细致而又明了分类，阐述了西藏人的宗教史、宗教观以及教理思想。在中国学界，有一个人早图齐近三十年就作了类似的研究，他还曾长期留在格鲁派的拉卜楞寺考察当地人的生活。这个人就是李安宅。他于1938年至1941年在拉卜楞“实践了人类学，研究藏族宗教，并至各处参观，成了内地访问喇嘛寺的义务解说员”。^⑤他撰写了大量有关藏族文化的论文，最终形成了遗稿《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这本书也曾定名为《西藏宗教史》（*History of Tibetan Religion: A Study in the Field*）。^⑥

① 同上，129页。

② 同上，130页。

③ [意]图齐，耿昇译。《西藏宗教之旅》[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192。

④ [意]图齐，耿昇译。《西藏宗教之旅》[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258。

⑤ 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M]。“出版前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

⑥ 邓锐龄。介绍李安宅著《拉卜楞寺》[J]。民族研究，1983，(3)：63。

鉴于这两本书都研究西藏宗教史,本文将图齐的《西藏宗教之旅》与李安宅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略作比较。

与图齐不同,李安宅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西藏宗教。同样是研究宗教史,图齐从藏传佛教的传入、教理、教派说起,而李安宅从西藏的文化背景和藏人的历史概况谈起。在介绍了藏人的生活方式、一年的生活、衣食住行、节庆以及人生礼仪这些典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背景之后,李安宅又以时间为序,从西藏人的起源神话开始,叙述七位藏王的统治、藏王与汉地的关系、佛教的传入以及各教派的流变。在进入到具体宗教史的内容时,李安宅反图齐而行之,从苯教开始叙述。他将苯教看作是藏族的原始信仰,没有像图齐那样在苯教与佛教之外分出以巫术仪轨为特点的西藏民间宗教,但对苯教的介绍大体上与后者一致。大概是因为受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主义思潮影响,李安宅认为巫术远远落后于科学,这也是他批评西藏宗教的地方。随后,李安宅介绍了宁玛、萨迦和噶举三大派别,叙述的逻辑是先说明教派传承的脉络,再说明传承的一般制度,也就是说,他先介绍教派的大师,随后介绍各教派的教育、学习地点、学术组织、学习程序、事物组织以及公开大会等内容。在《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一书中,最为浓墨重彩的是他对格鲁派以及拉卜楞寺的描述。这与李安宅长期生活在拉卜楞地区有很大关系,而且在他看来,格鲁派是革新且当权的教派。他介绍了格鲁派的前身噶当派、格鲁派的大师以及他们创立的寺院,从中引出达赖、班禅转世系统以及格鲁派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全书最为出彩的章节就是他对格鲁派寺院拉卜楞寺的介绍。李安宅在拉卜楞寺时结识了该寺寺主嘉木样五世以及当地的保安司令黄正清(五世的哥哥)。^①这使得他可以详细了解寺院组织、主要神佛、拉卜楞寺的施主、学习课程、公开聚会等内容。他批评寺院的布施加重了当地人民生活的负担,这体现了他的社会学关怀。

对图齐来说,西藏的宗教是思想的表现方式,宗教教理都是必须潜心修习的内容,而对李安宅来说,西藏的宗教是一种制度,可以类比汉地的教育体系。虽然他们都强调不同教派之间的差异没有外表看起来的那样大,但是制度与思想的不同导致他们的行文出现了很大差别。李安宅认为藏族宗教具有如下优点:教育方面,道德与理智并举;纪律方面,同时要求学生与先生;政治方面,机构稳定,以土司或寺院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方式统治,具有民主的特点,具有威望。发展宗教在心理方面也具有作用。缺点当然是在寺院教育的内容方面限制太多。知识与学者都集中在寺院里,而且在宗教中巫术仪轨太多。所以李安宅及其妻子于式玉尝试在西藏开展平民教育。李安宅欣赏藏族文化,认为藏族文化“自与佛教接触以来,一直是完整的和富于生命的”。^②显然,借助李安宅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很容易看出《西藏宗教之旅》视角的独特。如果说,李安宅不关注西藏人的宇宙观以及西藏宗教背后表露出来的思想和哲学是遗憾的话,图齐则弥补了这一遗憾,因为他详细分析了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宇宙论、西藏人的宇宙观以及他们对文明混杂性的包容。总之,《西藏宗教之旅》是一本重要的宗教学与藏学著作。

[收稿日期]2012-06-02

[作者简介] 吴银玲(1987~),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电邮:wuyinling87@163.com。北京 100871

① 张庆有.记中国藏学前辈——李安宅、于式玉教授在拉卜楞的岁月[J].西藏研究,1989,(1):141~142.

② 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11.